

母亲的暖脚壶

□ 寇俊杰

从我记事起,每年冬天,母亲都会像宝贝似的拿出一个暖脚壶,不过,这个暖脚壶是黄铜做的,经母亲用砂布一打磨,金光发亮,还真像是一个大大的金元宝呢!母亲说,这个暖脚壶还是我爷爷从外地的一个铜匠那里买来的,爷爷过世后,奶奶用,奶奶过世了,这个暖脚壶就由她用。

那时的冬天特别冷,家里又穷,温饱问题还得不到彻底解决。白天人们忙于干活还好说,可一到晚上,外面寒风呼啸,屋内滴水成冰。每天晚上,母亲就烧一锅热水,把暖脚壶放到灶台边,拿出漏斗和水瓢,小心地将壶里灌满水。因为铜传热快,皮肤直接碰到容易烫伤,母亲早已做了一个布兜,把暖脚壶装进去,再放到被窝里。第二天起床后,母亲取出暖脚壶,把里面的水倒在脸盆里,再添些热水洗脸。一天天周而复始,不知不觉中,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就过去了。等到春暖花开,暖脚壶也完成了一冬的使命,晾干后,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柜子深处,等到了冬天再用。

母亲对暖脚壶很爱惜。我们小时候她不让摸,怕我们烫着,就是姐姐长到十几岁,想替她灌暖脚壶她也不让,说暖脚壶太光滑,怕姐姐拿不好掉地上摔坏。可没想到的是,这个暖脚壶还是瘪了。那是1982年夏天,家乡发大水,我们人跑了,但等水退了后回到家里,却看到房子倒了。母亲赶紧从废墟下挖东西,我们问她找啥?她头也不抬地说,找暖脚壶!我们就帮她找,终于找到了,可是暖脚壶却被压瘪了。我们倒觉得没什么,因为那时家里已经有了塑料暖脚壶,便宜、轻巧,还保温,并且县城也有卖电热毯的,用起来更方便。可母亲并不这么想,她像失去了一位好伙伴,难过得当场流下了眼泪。不久,母亲找人修复了暖脚壶,还能用,可是坑坑洼洼的,像满脸麻子的丑八怪,再也看不到它原来亮丽的样子了。

后来,取暖炉、空调、电暖器迅速普及,冬天已没人用暖脚壶了。我们建议把暖脚壶卖给收废品的,收废品的看是黄铜做的,愿意出让我们满意的价钱,但母亲就是不卖,说没用的东西也不能都不要了呀!我说,那又不是文物,能越放越值钱。母亲坚持说,你们忘了暖脚壶的好处,我可不会忘!

想想母亲说的话也对,暖脚壶是年过八旬的母亲永远的记忆,它像母亲一样,年轻时把全部的温暖都无私地给了我们,现在老了,没用了,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好地珍惜她吗?

徽州旅游随感

□ 陶迎久

“大夫第”临街亭阁中楼额悬挂的匾额——“桃花源里人家”。

徽州建筑本身即是艺术的集合,同时也承载着人伦文化的积淀。具有典型代表的西递村胡氏宗祠“敬爱堂”,粗犷古朴,宏伟肃穆,前置飞檐翘角门楼,中设祭祀大厅,上下庭间开设大型天井,左右分设东西两厢,后为楼阁建筑。其原为明经胡氏十四世祖仕亨公之享堂,他的三个儿子为表示兄弟间互敬互爱,故将享堂改建成祠堂,取名“敬爱堂”。取名寓意深远,既启示后人须敬老爱幼,又示意族人要互敬互爱、和睦相处。“百善孝为先”,一直以来,胡氏家族把“孝”列为人伦之首。在其后厅有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所书的斗大的“孝”字,与建筑本身极为贴切又符合环境。

在旅行过程中偶遇两支游学的中学生队伍,相信这些正处于心智成长的孩子们在游学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启迪,并将影响其一生。在我读中学,春节的时候,父亲曾手书一副“静坐常思己过,闲谈莫论人非”对联送我,当时感叹父亲的才情及对自己的教导,多年后也是在徽州古民居中看到,才知道是中华传统的楹联,虽然寥寥几字,却时时提醒着自己的为人做事准则了。

皖南秀美的山水滋养着徽州儿女,丰厚的徽州文化浸润着安徽人的心灵。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”,旅程的短暂注定不能停止我对徽州文化的探索和学习,大美的黄山会牵扯着我再来徽州。

农历己亥年立冬的当天,陪妻及三位长辈一起自驾皖南三日游。参观了西递、宏村和呈坎三个具有典型代表的徽州古民居村落,品尝到了臭鳃鱼、毛豆腐,夜宿宏村和屯溪老街,深度感受当地人的日常生活,乘船徜徉在新安江山画廊中,领略了大自然给予皖南绝美的恩赐。

几千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,福祐华夏儿女休养生息、绵延不绝。传统文化以各种载体或形式得以的传承和积淀,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以黄山市周边古村落为代表的徽州文化、新安理学、徽州厨艺、徽州雕刻艺术以及人文自然景观的集合了。这里有徽派民居建筑艺术的传承、人文历史的沉积。此前虽曾多次到过皖南,感叹皖南山水的秀美,终不及此行对皖南徽州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感叹。

说到徽韵文化代表符号,首先显现脑海中的就是徽派建筑。无论是踟蹰在西递,还是徘徊在宏村里,映入眼帘的是小青瓦、马头墙、悠长的小巷;偶尔的几声犬吠更显得巷道的幽静,在这静谧的古建筑群中,不经意,也会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奶奶蹒跚在这纵横交错的巷道里;仿佛穿越到明清时代一般,男人外出行商,女人孤守空房,期盼佳节亲人的回归情景。

徽派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辉映的皖南古村落是世人喜爱徽州、喜欢皖南的最主要的理由了。在黟县西递古村里,各类建筑及整个村落与自然的和谐融合,一如

犹忆当年纸通知

□ 陈志发

单位里要开会了,手指在微信上轻轻一划,一条条通知就传到了每个人的手里。我拿着手机,慨叹现代科技给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,不禁想起了当年学校下通知的情景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在一个僻远的农村完全小学任教。学校就在一个山脚下,一栋长长的火车皮一样的砖木平房,就是教室;抬头,见到的尽如屏似障的山峦。教室和操场的地面是坑洼不平的泥土,教师多为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。中午吃过从自家带来的蒸过的铁盒饭,去草地上摔跤、去小溪里抓鱼、去山上采野花野果,是最常见的师生娱乐。试卷都是用复写纸写的,有时也用针尖式刻字笔、蜡纸、刻字钢板一字一字去刻,再用油墨机油印出来。

因为当时都是就近入学,学生有的在完小,有的在下属的教学点上。教学点多设在山腰沟壑的各个村庄中。山区地广,即使同属于一个村委会,有的村庄竟也相隔一二十华里。教学点只有一、二两个年级。完小领导有空时,会骑着自行车穿田埂、涉溪水、爬山坡去各教学点巡视,听课或者检查教学情况。因为村庄太分散,所以一天最多跑两个地方。

毕竟同属于一个学校,其间如果临时要所有老师集中,比如开教研会、商议学校事务,或者下达上级文件等,那怎么办呢?出入山村多是林荫覆盖的小路,交通全靠步行和自行车。那时别说手机,就连电话也没有一个。山陡路远,要通知到每个教学点,总不能叫人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吧。好在每个村都有孩子在完小读高年级的,就交待这些学生捎口信回去。但小孩往往传错话。所以,写纸条便成了当

时最常用的下通知的方式。纸条,是平常使用的信笺。粗陋的办公桌上,展开,写好通知内容后,折成一个狭长的长方形,最外面写着某某老师启的字样,郑重地盖上公章,然后再打成一个纸扣。有时,也把这样的纸条折成一个纸鹤或青蛙样子。放学的时候,一一把它们交给生活在各教学点的学生。接受到任务的学生,往往脸上笑成了花。在再三交待下,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放进干瘪的书包里,然后松鼠一样蹦蹦跳跳走进通往深山的路上。等到开会的时候,教学点的老师准能及时出现在会场上。

其实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状况。有一次,一个教学点的老师夜里就打着手电筒到了完小。原因是纸条在小孩传递的路途中,被突然而至的阵雨打湿了,里面的字迹模糊不清,怕耽误事情影响工作,他就摸黑赶了过来。但这并没有影响纸条通知的“流行”。甚至,完小老师要聚个餐,也会传张纸条进去;有时,教学点有什么事,同样会传张纸条出来。纸条是冷的,也是热的,它的内容,除了公文式的文字,也会在后面附上老师之间的问候。手写的字体,不管是龙飞凤舞,还是娟秀端庄,都是心灵的一种流淌。每次收到这样的通知,就如收到了久别的家书。纸条轻轻,在小孩稚嫩的手中,穿村过寨,像一只小鸟。而学校的工作,就在这纸条间有条不紊地展开着。

多年后的今天,每当收到单位的微信或电话通知,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遥远而又如在眼前的时光,想到那朴素的纸条,那纸条上充满温情的手写字。莽莽山路上,它们飞翔的洁白的羽翼,是那么纯粹……

乡下的麻雀

□ 张勇

乡下的麻雀拥有蓝天白云,拥有广袤的田野,拥有炊烟袅袅的村庄。乡村是麻雀的天堂,窝巢是麻雀温暖的“家”。

聪明的麻雀会识破稻草人的伪装,啄食田野的快感;聪明的麻雀会在高高的枝梢躲过弹弓的瞄射,歌唱青山绿水的欢乐;聪明的麻雀会穿越风雨雪霜,享受归巢的温暖,享受窝巢“家”的幸福……

一只麻雀,将窝巢“家”搭建在墙壁的砖眼,窝巢底下有一道墙沿。一只猫顺着墙沿走到麻雀窝下,嗅了嗅,然后立直起身,爬在窝边不时用一只爪试探窝边。落在旁边屋脊的麻雀着急得唧唧喳喳叫着,向猫提出了警告。但是,猫还是不理,依旧用爪试探窝边,突然急叫的麻雀一挫身,飞到猫的眼前,悬在空中怒叫着,猫立即转过头,顺着飞来的麻雀追了过来,麻雀看着猫,又飞在猫的前方,就这样一点一点诱猫离开了窝边。那只着急的麻雀用自己的聪明和勇敢引开了馋猫,战胜了强大的猫,保卫了自己的“孩子”。

大雪纷飞的日子,冰天雪地,这时,好多的孩子就会结伙捕麻雀。正如鲁迅所写:扫开一块雪,露出地面,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,下面撒些秕谷,棒上系一条长绳,人远远地牵着,看鸟雀下来啄食,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,将绳子一拉,便罩住了。可是,罩在竹筛里的麻雀在你揭开竹筛的瞬间会蓦然飞走,你很难抓到。聪明的麻雀用智慧吃饱了肚子,逃脱了捕捉,更为幸运,更高兴。

可是,乡下的孩子总想捉麻雀玩,于是会结伙去掏雀窝,晚上,那窝里多半都会有麻雀的。好不容易掏到麻雀,就会拴住。尽管给麻雀足够的水、粮,但麻雀不会去吃去喝,就是想挣脱,挣扎着,挣扎着,有时都让绳索磨破爪脚甚至死去。但被拴的麻雀想着自己的“家”和麻雀自己的“孩子”,死都不怕。

一只聪明的麻雀,将窝巢搭建在墙壁电表橱窗里面的座板与墙壁的夹缝,小小的橱窗门栓破损了,无法锁拴。麻雀似乎晓得,所以将巢搭建在里面,而且那个位置是用手无法够着的,听到里面鸣叫的麻雀,顽皮的孩童将墙壁使劲敲打,麻雀“妈妈”在旁边的电线上着急地鸣叫,顽童哈哈大笑。之后,他们悄悄走开,躲在稍远处等到麻雀“妈妈”飞进去,他们急忙跑过来盖住门盖,用棍撑住。然后贴着耳朵听,可是,许久了,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,想逮住麻雀的顽童无可奈何地离开了。是啊,里面没动静,有麻雀“妈妈”在,小麻雀不用怕,不会再鸣叫了,和“孩子”在一起的麻雀“妈妈”心里踏实极了。

麻雀是聪明的、智慧的,更是勇敢的。特别是在危险来临的时候,麻雀为了自己的“孩子”,为了那个温暖的窝巢,麻雀是奋不顾身的,是不惜生命地冲锋在前的。乡下麻雀晓得,有“孩子”有“家”,就会有幸福!